

●〔瑞典〕玛依·帅瓦尔 著 李国庆 温晋根 译

警官之死

获美国“爱伦·坡侦破小说大奖”丛书

获美国爱伦·坡侦破小说奖丛书

警官之死

【瑞典】 玛依·帅瓦尔 著
佩尔·瓦 略

李国庆 温晋根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Mai Siöwall Per Wahlöö
THE LAUGHING POLICEMAN

根据美国纽约兰登书屋·温特吉出版公司英文版译出

警官之死

【瑞典】 玛依·帅瓦尔 著
佩尔·瓦 略

李国庆 温晋根 译

*

责任编辑：李家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172 千字

1990 年 9 月第一版 199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4-0579-7/I·163 定价：3.70 元

印数：00001--19000 册

序 言

冯亦代

埃德加·爱伦·坡在我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在美国文学史上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父。坡生于1809年，歿于1849年，短短活了40年。他是美国的诗人、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他写的诗歌深受英国诗人弥尔顿、拜伦、济慈、雪莱和柯尔律治的影响。他的诗篇《乌鸦》与《乌鸦及其它诗篇》于1845年问世，因内容神秘、词藻华丽与韵律丰富，而被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及马拉梅所钦服。这些诗篇又影响了法国“象征主义”的诗歌。他并以小说家的身份，左右了当时的美国文坛。1840年他出版短篇小说《述异集》（一译《怪谭奇闻故事集》），一举而成为美国哥特式小说和侦探推理小说的首创者。哥特式的小说描写超自然的恐怖、神秘和死亡。他的哥特式小说《厄舍古厦的倒塌》（一译《吴宅之倾倒》）是坡的小说中的压卷之作。他的侦探小说中以《莫格街凶杀案》、《金甲虫》与《被窃的信件》最著名。其写作特点是故事情节怪诞而富于戏剧性，着重细节描写，而且推理的逻辑性极强。有人还认为科幻之形成小说，也是由坡开始的。所以坡虽然只活了40年，而且在1827年才开始以诗歌在美国文坛上崭露头角，但他在世界著名文学家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5年美国侦探小说家协会为纪念爱伦·坡，特组织举行侦探小说等作品的爱伦·坡年度奖，每年授侦探作品大师奖一人，最佳处女作奖一篇，最佳记实文学奖一篇，最

佳短篇小说奖一篇，最佳电影故事片脚本奖一篇，最佳电视剧脚本奖一篇，最佳初版纸面书奖一篇，最佳评论与传记研究奖一篇，最佳少年读物奖一篇，特别奖一篇至二篇。另外还有一些不固定的奖，如广播剧脚本奖，外国电影脚本奖，最佳插图奖等。当然这些得奖的作品都要与侦探推理有关。

“爱伦·坡奖”的获奖作家中，最知名的是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位女作家的作品，在我国出版界中，曾经刮过一阵风。喜爱侦探推理小说的读者知道的除了写《福尔摩斯侦探案》的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外，在我国负盛名的恐怕就要推克里斯蒂了。这几年虽然她作品的出版已经大大见少，但还是有不少读者念念不忘于她。

惊险、推理小说为通俗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品种，在各国拥有大量的读者。但是凶杀、盗窃已成为社会的公害，因此有许多人便归罪于侦探小说。其实我们可以说没有一本或一篇侦探小说是教唆读者去犯罪的，相反他却告诉读者，无论作案的情节十分诡秘、离奇、曲折，也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而令罪犯落入法网，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正如《红楼梦》中的贾瑞，该看风月宝鉴的反面，他却偏要去看正面，于是一命呜呼，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家。而且犯罪的人不一定有那么高的文化，可以看翻译的小说，而成为侦探小说的读者，所以与其使犯罪行为充斥人间，倒不如使他们读读侦探小说，从而得到教训消弭犯罪的行为。当然我说的侦探小说是严肃写来的，那些专门诲淫诲盗的下乘之作，自当别论。再说，犯罪的起因是各种各样的，不一定是读了惊险推理小说的结果。但如果是一本严肃态度的侦探小说，既可为读者消遣之用，还可指引人生迷津，使人悬崖勒马，不

致以身试法。

文学作品和读者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强行使人读一个层次一个方面的作品；可是有了各个层次的作品，读者便可择善而读之。在文学作品的层次中，严肃文学是高档的，而通俗文学则比较普遍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两者不能偏废，问题是如何能有档次较低的严肃文学和档次较高的通俗文学。

群众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获美国爱伦·坡侦破小说奖丛书》，请专人翻译那些历年得奖之作，以补中国通俗文学中的一些空白。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他们之为繁荣通俗文学，活跃中国读书界的用心是真诚的。际此出版这套丛书，如能代替或纠正那些充斥于市场的粗劣作品，也许不无小补。爰为序。

1989. 12. 26 听风楼

内 容 简 介

一个风雨之夜，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八名乘客被杀，包括一名察官也遭枪杀。警方调查中发现：此案牵涉到不少上层人物和富商，及与十六年前一名被杀的妓女有关。又是一个风雨夜，黑暗中隐藏着凶手，伴随着丑闻和血腥。然而，一位微笑着的警官走来了……

书中人物众多，关系纷繁，从下层贫民到上层富商无不个性鲜明。从中可见瑞典社会之一斑。本书曾被《纽约时报》列为最畅销的侦探小说。

1

十一月十三日夜晚，斯德哥尔摩大雨如注。马丁·贝克和科尔伯格在离南郊斯卡玛勃林克地铁站不远处的科尔伯格房间里下棋。今晚他俩都不值班，最近几天也没有出现什么特殊情况。

马丁·贝克棋艺不高，但他很喜欢下。科尔伯格有个女孩，才两个多月。今晚妻子值班，轮到他在家照看孩子。而马丁·贝克呢，不到绝对必要时也没有回家的意思。天气很坏。雨水从房顶上倾泻而下，溅起的水滴敲打着窗玻璃。街上空空荡荡。如果没有紧迫的事，谁也不会在这样的夜晚外出。

然而，在斯特兰德瓦根的美国大使馆外，沿着通往大使馆的几条街道，412名警察和大约两倍人数的示威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从装备来看，警察占绝对优势。他们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催泪弹、手枪、皮鞭、警棍，驾驶着汽车、摩托车，带着无线电步话器、话筒和狂叫的警犬。示威者们只有抗议信和一些硬纸板标语牌，已被倾盆大雨淋透了。这些人

里面有穿着斜纹布和粗绒上衣的中学生，也有穿着随便但面容严肃的政治系大学生；有街上的无业游民，也有文化教养很高的艺术家。共同的动机使他们冒雨行动，也不管可能出现什么后果。警察是从城里各区召集来的，他们虽然极不愿意在这种鬼天气里执行任务，但也不得不举起警棍向人群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一个小姑娘身上别着标语，上边写着令人吃惊的词句：“尽情交媾吧！多造出一些警察！”三个体重差不多 190 磅的警察扑过来，把她的标语撕得粉碎，然后把她拎到汽车里，反拧过她的胳膊，又在她前胸上狠狠地抓了两把。

不一会儿就抓了五十多人，许多人流着血。他们当中包括一些经常给报社写稿或在广播、电视上露过面的社会名流。值班宪兵看到他们不禁一惊，赶紧堆起歉意的笑容，僵硬地弯弯腰，请他们出去。其他的人则不可避免地受到野蛮的审问。有个骑马的警察头上挨了一空瓶子，肯定是哪个示威者扔的。

这次行动是由一位在军事学校受过训练的高级警察官指挥的。人们认为他是维持秩序的专家，他也对自己造成的宏大场面颇为得意。

在斯卡玛勃林克的房间里，科尔伯格收起棋子，放进木盒，啪地一声插上了盒盖。他妻子下夜班回来后，径自上床去睡了。

“我看你永远学不会下棋，”科尔伯格失望地叹道。

“据说下棋也得有点特殊才能，”马丁·贝克沮丧地说，“我想该叫作灵感吧。”

科尔伯格换了话题，说：

“今晚上斯特兰德瓦根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我想是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们想向美国大使馆递交一封抗议信。”科尔伯格说，“就是一封信，为什么不邮寄呢？”

“邮寄就挑不起这么大的乱了。”

“是啊。他们办事这么愚蠢，真叫人没办法。”

“不错。”马丁·贝克表示同意。

他戴上帽子，穿了上衣，就要走了，科尔伯格快步赶过来说：

“我和你一道走。”

“你干什么去呀？”

“啊，出去遛一圈儿。”

“这样的天气还出去遛弯儿？”

“我喜欢雨天。”科尔伯格说着，套上了深蓝色的府绸上衣。

“我一个人着凉感冒还不够吗？还要搭上你？”马丁·贝克说道。

马丁·贝克和科尔伯格都是警察，属于凶杀侦破组。眼下这种情况他们没有什么任务，可以心安理得地放松一下。

闹市区的街道很空旷。中心站外面有个老太太，正在徒然地等待着哪个警察过来向她问声好，然后微笑着扶她过街。还有一个人用砖头打碎了路边橱窗上的玻璃。一部巡逻车鸣着警笛开来把他带走了。看来警察还挺忙。

一个星期前，警署长官曾在公告中说明，为了加强美国大使馆的保护工作，将调整许多常规警班。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反对美国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和越南战争的人们经常拿

着抗议信前来示威，或以其他事情为由来此闹事。

探长科尔伯格也不喜欢约翰逊总统和越南战争。他只是喜欢雨中在城里遛着玩儿。

夜里十一点钟，雨还在下，示威队伍终于被驱散了。在警察署的记事簿上这样记录着：

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八起谋杀案，一起未遂谋杀案。

2

科尔伯格沮丧地看着窗外，心里诅咒着这雨。已经是十一月，外面又黑又冷，宣告着冬天的来临。很快就要下雪了。

此时城里的一切都丧失了吸引力，街上的树光秃秃的，越发显出道路两旁的房舍破旧。一条荒凉的大道走向不对，这是当初由一个外行人设计的。看到它就令人想起那个宏伟的城市规划，可是那规划到现在还未实现。街道很久以前就挖开了，但是鬼知道何时才能竣工。便道上没有灯光橱窗，也没有行人。只有高大的没有叶子的树和街灯。昏暗的灯光投射在泥水坑里和过往汽车湿漉漉的车顶上。

科尔伯格已在雨中逛了很久，头发和裤腿都湿透了。他感到一股股寒气顺着小腿向上袭来，头发上的雨水从脖子上

流到肩胛骨，冰冷难耐。

他解开雨衣上边的两个钮扣，把右手伸进上衣，摸了摸手枪把，那也是冰冷的。

手摸到那儿，他不禁浑身一颤。他尽量把思想转移到别的事情上，例如，想想安德里泽旅店的阳台，五个月前他在那里度过假；或者想想码头、渔船上空凝重的酷热和明亮的阳光，想想海湾那边山梁上无边无际的蔚蓝色天空……

他突然想到，这时节那里可能也在下着雨，那边的房子里没有暖气，只有火炉。

他听到身后台阶上有人，不用看就知道是在市中心的克拉拉伯格斯加坦的阿赫楞斯百货商店外边唱歌的那位醉汉，那商店就在前方不远处。

他听着单调乏味的雨声，心里油然产生一股怨恨。“不知我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提升？我在这里干什么呢？不如回家去，上床搂着妻子……”

这是他最后想到的。

一部双层公共汽车从他身旁驶过，下车身是红色，上半部是淡黄色，车顶是灰色。这是莱兰·阿特兰提斯式公共汽车，英国造的，但是按瑞典的右行式交通规则改装了*。这部车是两个月前才引进的。在这个特殊的夜晚，这辆车在斯德哥尔摩按47路车的路线，从丢尔加登的贝尔曼斯罗到卡尔伯格之间往来行驶。现在它朝西北方开，快进诺拉·斯坦申斯加坦的终点站了，这站几乎就在斯德哥尔摩市和索尔纳市的分界线上。

索尔纳是斯德哥尔摩的郊区，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尽

* 英国的汽车是靠左行驶的，故在瑞典需要改装。——译者注

管地图上看到的两市分界线只是一条虚线。

这辆公共汽车很大，36英尺长，将近15英尺高，重达15吨。它沿着空荡荡的克拉瓦伯斯加登街在两行落光叶子的树中间嗡嗡地开着，前灯亮着，从朦胧的车窗上看起来，里面又暖和又舒服。它向右一拐驶进了诺尔巴克加坦，然后顺着那日阿街的长坡向下滑行，发动机不再轰鸣。雨打着车顶和车窗，车子平稳地向下滑动，车轮溅起一大片水，发出刷刷的声音。

街道尽头处山势也平缓了。汽车要拐30度的弯才能开进那日阿街的终点站。前面只有300码左右了。

这时，路边一个男人正注视着这辆车，他在诺尔巴克加坦上方150多码处紧贴着一所房子的墙站着。他是个窃贼，正准备砸窗户。他注视着汽车，等待着它驶过去。

他看着这车子在拐角那儿慢下来，开始左拐，侧灯闪烁着，接着就消失了。雨下得更猛了。这人举起手打碎了身旁橱窗的玻璃。

然而他没有看到，那部汽车并没有完全转过弯去。

那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只拐了一半，好象停了一下，然后径直冲过大街，冲上人行道，把那日阿街和破破烂烂的货物之间的电网围栏撞开一个大洞。

然后车子停下了。

车头发动机停止了转动，前灯依然亮着，车里边的灯也亮着。

在寒冷的黑暗中，车窗依然是朦朦胧胧，看上去里面依然很舒服。

雨狠劲地拍打着车顶的铁板。

时间正当1967年11月13日夜晚11点3分。
地当斯德哥尔摩。

3

克里斯蒂安森和卡文特是索尔纳市的巡警，他俩经历不算丰富，任职中不过抓过几千个醉鬼和几十个窃贼，据说还有一次抓住一个出名的色情狂，救出了一个六岁的女孩，当时那色情狂正要糟蹋并杀害她。这是五个月以前的事了，虽说是碰巧，但也算是一桩功劳，凭这一点功劳他们也得意了好些日子呢。

然而在闹事的这个夜晚，他俩什么也没碰到。快到十点半的时候，他们听到步话器里传来指示，命令他们开车到胡伍德斯塔郊区的卡佩尔加坦的一个住所前，据报告一个人倒在那里。

三分钟后他们已经赶到现场。大门前台阶上躺着一个人，四肢伸开成一个“大”字，身穿着一件磨破的黑裤子和皱巴巴的黑白点外套，脚上穿着踩倒了跟的鞋。门厅里亮着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穿着拖鞋、浴衣站在那里。显然是她叫的警察。现在她正隔着玻璃门朝两位警察打着手势，嘴里讲着什么，然后把门开了一道缝，伸出胳膊指了指那个

一动不动的人。

“啊哈，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克里斯蒂安森说。

卡文特弯下腰闻了闻。

“昏过去了，”他说道，口气里透着厌恶，“老兄，帮一把。”

“稍等一下。”克里斯蒂安森说。

“干嘛呀？”

克里斯蒂安森客客气气地问：“夫人，您认识这个人吗？”

“应该说认识。”

“他住在哪儿？”

那妇人指指门厅内三码远处的一个门，说道：“那儿。他正要用钥匙开门时就睡着了。”

“对了，他手里还拿着一把钥匙呢。”克里斯蒂安森说，挠挠头皮，“他一个人住吗？”

“谁能跟这个老杂种一块住！”妇人答道。

克里斯蒂安森没有答话。他弯下腰，从昏睡的人手里拿过钥匙打开门，接着猛一使劲把那醉汉拉到脚跟前，用膝盖顶开前门，把醉汉拖进房间。

克里斯蒂安森打开屋里的灯。给醉汉脱去湿外套。那醉汉勉强爬起来，又东倒西歪地走了几步，瘫倒在床上，嘴里咕噜了一句“谢谢你，小姐。”就翻个身睡着了。克里斯蒂安森把钥匙放在床边椅子上，关了灯，关上门，回到汽车里。

他说：“夫人再见！”

那妇人瞪着他，噘着嘴，扬扬头不见了。

克里斯蒂安森这么做不是出于对那人的同情，而是因为懒。

这一点卡文特比谁都清楚。当他俩还作为普通巡警在马尔摩市巡逻的时候，他多次看见克里斯蒂安森为了把醉汉弄到邻近的警区，拖着醉汉沿街走甚至过桥。

卡文特手握方向盘，把发动机打着火，抑郁地说道：“茜芙常说我懒。她要是看看你就不会那么说我了。”

茜芙是卡文特的妻子，是他最宝贵、也常常是唯一的话题。

“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让别人吐我一身呢！”克里斯蒂安森说得很有哲理。

克里斯蒂安森和卡文特的个头长相都差不多，都是6英尺1英寸高，白皮肤、宽肩膀、蓝眼睛。但他俩脾气很不相同，因此常常意见不合。对于如何处理醉汉，他们意见不一致。

卡文特为人廉洁，对有些事情他决不妥协，可是对另外一些事，他却是睁只眼闭只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把车开得很慢，沿着沉闷寂静的街道从胡伍德斯塔经过警察训练学院的弯曲路线走着，又穿过一片公共园林区，路过铁路博物馆、全国细菌学实验室、盲人学校，再弯弯曲曲地穿过一大片大学校园区，那里有各种学术研究机构，最后通过铁路局建筑区，来到腾特波达瓦根。

这条线路想得真是绝妙，经过的地方没遇到一个人，也没遇到一辆汽车，只看见两个活物，一个是猫，另一个也是猫。

刚到腾特波达瓦根，卡文特就停下车来，给车子加水。

这里紧靠斯德哥尔摩市界。他让发动机空转着，考虑着离交接班还有点时间，这点时间怎么打发。

克里斯蒂安森心里暗暗想，我倒要看你是否要从原路开回去。他大声说：“能借给我10克朗吗？”

卡文特点点头，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钱夹，递给他一张票子，看也没看他。与此同时，他很快做出决定：如果越过市区界，朝东北方向沿那日阿街开上五百来码，在斯德哥尔摩市区内不超过两分钟，然后拐进欧根尼亚瓦根，穿过医院，再穿过海牙公园，顺着北公墓区方向，最后可以到警察总部，那时他俩交班时间就到了。而这一路上也几乎看不见人。

车开进斯德哥尔摩，朝左又拐进了那日阿街。

克里斯蒂安森把那十克朗塞进口袋里，打个哈欠。然后看看外面的瓢泼大雨，说：“跑来个杂种。”

克里斯蒂安森和卡文特是南方斯卡纳人，因此他们讲话的语序大有提高的必要。

“他还带条狗，”克里斯蒂安森说，“他向我们招手哩！”

“不管他。”卡文特说。

那人带着一条可怜的小狗，实际上是拽着它在满是泥水坑的地面上跑。那人跑到路中间，站在汽车前不动了。

“讨厌！”卡文特骂着，刹住车。

他把车窗玻璃摇下来，吼道：“你跑到路中间想干什么？”

“那边有……有……有辆公共汽车，”那人喘着气，顺街指去。